

芥子园 随笔

下

内附白话译文·现代赏评
经典珍藏本

[清]湖上笠翁李渔 / 编著

花子金 / 选编·策划·译注

伟大的小说家、天才戏剧家、自由诗人、风流戏班老板、花心红粉领袖、贫困娼妓知音、落魄官僚玩偶李渔；被鲁迅论为“有帮闲之才，又有帮闲之志”的奴才李渔；中国第一淫书《肉蒲团》作者李渔作品精粹。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著
译

花子金

01-

13

芥子園 隨筆

清丁巳年翁李蓮

著

著編

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02号

芥子园随笔

花子金 编译

责任编辑 韦琮瑜

封面设计 花子金

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

发 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

印 刷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1/32 28印张 600千字

版 次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册

ISBN 7—5363—3101—O/I·797

定价:39.8元

李渔子闲庵先生

伟大的小说家、天才戏剧家、自由诗人、风流戏班老板、花心红粉领袖、贫困娼妓知音、落魄官僚玩偶李渔；被鲁迅论为“有帮闲之才，又有帮闲之志”的奴才李渔；中国第一淫书《肉蒲团》作者李渔作品精粹。

与 顾 硕 甫

砚无美恶，发墨者佳，所贵乎端溪者，以其能发墨也。若徒有端溪之名，而无发墨之实，是西子而石女、潘安而寺人矣。名号虽美，将安用之？弟笔耕为业，拟购佳砚代南亩，顷得石田而不可耕，是真石田矣！烦兄缓颊，令此君易以佳者；果能发墨，即不端溪亦可。价之低昂，自可弗论，弟虽无白镳，犹有青编，持书易砚，犹之抱布贸丝。即令发来，当出藏烟以试。

答 友

此公之重足下，十倍于弟，奈何足下往谒，而索鄙言为介乎？即云往系神交，未经谋面，盍以尊刻先之，开卷自能倒屣；从来真正知己，皆从特达中来，未闻子期之遇伯牙、管仲之交鲍叔，而有人介绍乎其间也。弟非吝此八行，虑其以轻弟者轻足下，是欲其入而闭之门也。

答 周 子

弟虽贫甚贱甚，然枉尺直寻之事，断不敢为。与其曳长裾于今日，何必逾垣凿坏于当年！且使居者先谒行者，是渊明令彭泽时事，非开三径、种五柳时事也。且此公之欲见贫士，岂以其能折节事贵人乎？有缘无缘，听之而已。

复 朱 建 三

闵茶佳绝，自用、赠人，无所不可。弟欲贯彼数斤，俟归来偿值，但恐主人筹事大熟，不肯以两腋清风，易我满船明月，则奈何？求缓颊之。

复 胡 彦 远

近子云之亭而不一问字，鹿鹿阮途，俗可知己。二拙刻如命送上，但须有以教我，且直示之。勿仅作皮里春秋，令弟于囊中索贬可也。

東沧园主人

夜来耳热，得非二三恶少，又与丽人交讪我乎？弟之见怒于恶少，以前所撰拙剧，其间刻画花面情形，酷肖此辈，后来尽遭惨戮，故生狐兔之悲是已。丽人于弟，则无德无怨，奈何不察本末，亦复从而和之。岂怪弟种种杂剧，不一借重芳名，故预发娇嗔，为将来刻画地乎？果尔，当俟复有所撰，不惜铅华二笔，举以赠之。既以宝剑授烈士，即当以红粉赠佳人。是弟自留缺陷，无怪女娲氏之切切求补也。

但有可商者，李亚仙既填花面，则今日之为郑元和者，亦不得不屈在净丑之间。是当预告足下，勿罪弟之唐突可耳！戏作打油数篇，乞代呈妆次，以搏倾城一笑。

与吴梅村太史

揽胜名园，身去魂留者累日。老先生以方壶、蓬岛缩置几案前，日与仙眷遨游，与拔宅飞升者何异！无怪乎系恋东山，置海内苍生于不顾也。

过扰芳鲜，迄今犹芬齿颊，归装已束，刻日解维。所求玄晏，知已脱稿，拜惠正在此时，至于尺牋新篇，尤望倾皮倒篋。老先生诗文大刻，业已充塞宇内，人所欲读未能者，仅有此耳。渔不敏，敢乞灵娲皇，为世人补此缺陷。

与密友

昨尊俦至舍，借考硯、果囊诸物，为公即应试吉需，荆妇辈希冀分荣，故乐得而与。然弟独吝之，何也？童子观场，如驹之试蹄、雏之演翮，必俟趾坚毛足，始可令其出厩离巢，保无坠蹶之患。盖幼稚不同于大人，全要养其锐气。干将、镆铢一试辄利，斯无往不利矣；驹雏试力，稍有坠蹶，则自此以往，反以坠蹶为常，凌空致远为幸矣。弟观公郎，英敏不凡，的是凌空致远之器；

然而察毛辨趾，犹恐未坚未足，需之一二年，则未可量矣。不飞不鸣，正在此时。请以弟今日之言，为冲天惊人之券。

复王阮亭司李

渔之希冀名篇，始于乍耳雷名之日。向以南辕北辙，订好无期，久矣虚此良愿，不谓今日识荆州，果封万户侯也。尊稿四册俱领到，容以薇露盥手而读之。然开缄才览数行，便益人神智几许矣。

与方坦庵宫詹

传食诸侯，大贤长者之事，渔何人斯，而窃附从者，亦分鼎肉之惠邪？却则不恭，惟有饱德而已。今日乘当事丈量公出，趋归一视病儿，不出数日，复怀奇字叩阮亭矣。所恳法书，幸先时倚马，勿俟笼鹅者至。

束 从 木 虚

旅人孤寂，乐得知己过谈。诸兄既肯惠临，何却之有？谚云“添客不杀鸡”，况又无鸡可杀，不过益箸增杯而已。但乞于午刻偕来，愈早愈便，高谈挥麈，且为片刻晋人。弟昏黄即赴显者之招，恐不知麈尾为何物矣。

与 赵 介 山

太守已经面别，廿四日果于行矣。姑绒幸为急售，今日之价可谓极贬，自此以往，不复有此贱物。幸语诸公，得尺王之尺，得寸王之寸也。

复唐君宗

日来困于酒食，闻腥即呕；至饮量不胜蕉叶，久为西园竹林诸贤所鄙，又海内所共闻者。先生官类广文，户堪罗雀，万勿以有数俸钱，付之虚掷。园蔬二簋，醇醪一升，足资半日清谈，为乐夥矣！茗则不妨多设，卢仝之数不足限也。

复高彦伯观察

名既不足重，诗又不能佳，所恃以免咎者，或借笔墨之工，稍掩文字之拙；乃涂鸦又复如是，一举而三恶备焉。此亦绫箴太佳，稍犯冥忌，故有此厄，非尽珥笔者之罪也。一噱！

复 王 左 车

往时乘輿，较徒步为逸，昨独反之，以有快友谈心，故举足即至，且不觉其寒。归来独坐肩輿，更冒疾风，天之寒也、地之远也，皆较去时加倍。始信“安步当车”与“对良友，如坐春风中”，均非欺人语也。

小艇今晨始至。初怪舟子爽约，及见苦雨忽晴，半肩行李，可免拖泥带水之厄，功过似可相准，无劳使者过督。

弟一生酸状，与醋相宜，故有乞邻之举。乃蒙慨赐，而又伴之以蜜，是欲变醃鸡为花下之蜂，殆炉锤我耶！至引首雪图之赠，又使人坐多宝船矣。不胜其谢！

粤游家报之一

离家后记起一事。靠东一带墙垣，单薄之甚，此穿箭捷径也；又兼奴辈善睡，欲其为司夜之犬难矣。为今之计，欲尽立木栅，则数间之屋，非十馀金之费不能。米盐莫支，何从办此？不若以生平所著之书之印板，连架移入其地，使之贴墙，可抵一层夹壁，贼

遇此物，无不远之若浼。以书籍梨枣等物，皆致贫之具，出门求财者，以不见为祥；且蓄此之家，其无厚积可知，与藏布帛菽粟者反之。见信即移，勿俟来日。

之 二

正拟开帆，而石尤即至，阻江干者两昼一夜，想闻之矣。儿女子辈极善怨尤，又每以事前所遇为得失之兆。汝等得无致憾彼苍，谓阻舟之风，去击荐福之雷不远乎？予亦以此卜之，反云最吉。顺始者逆终，进锐者退速，此理与数之断断不易者。一事有一事之始终，一行有一行之进退。此番出门之日，至他日返棹进门之日，即是一本传奇之首尾；开场淹蹇者，收场自然利达。尔等怨天尤人，直是作零出戏看，未尝计及全本耳。试问上场欢笑，而能不愁苦收场者，戏中有几人哉？两昼一夜之逆风，盖欲先难我也。汝辈试留此，为他日还家之左验。

之 三

虔州之米，贱于吾浙之糠。即今移居白门，米价稍廉于浙，而

此间吃饭，犹俭于金陵之吃粥也。即鸡鹅鱼豕，无一不贱。况地主争迎，自爨之日甚少。因念客子饱欲死，家人饥欲死，何甘与苦之太不均乎？

之 四

客中买婢，是吾之常。汝等虑我岑寂，业已囑之于初，必不嗔之于后。已得备员者一人矣，姿貌技能，一无足录，独取其舌本易掉，进门不数日，即解作吴音。未置庄岳之间，先去楚咻之习，逆知他日进门，与众齐人习处，南蛮舐舌之患，吾知免夫！更有异者，粤多瘴患，土人以食槟榔辟之。四方客至，皆因其俗，予独未尝沾吻。过岭之初，先有诗一联云：“踏碎岭云身未倦，冲开烟瘴病翻除。”已置槟榔于不问矣。到此逾时，未生疾痛，始知瘴不我侵，亦犹鬼避不信邪人，虎不食不畏己者。人生在世，何可以一事自馁其气哉？此婢入门，即戒槟榔不使食。初以为苦，后即安之，未几则见食者而笑，今则自食而呕，直畏途视之矣。可见移风变俗，大是易事，只在所见之确与所任之勇。吾家凡有妇人不能断葱韭，男子不可斯须去烟者，皆食槟榔之流亚也。当以此说正告之。

之 五

江行迅速，又连遇郑公风，已于朔日到鸠兹。因输榷钱，稍停一二宿，不出日之四五，决抵家矣。明知归期不远，而前信中迂其说者，虑尔辈望人急切，殊难为情。“朝朝江上望，错认几人船。”此等闺情，皆为早订归期误之也。即今不出四五之说，亦是我自为政，未尝虑及于天，不见出门之两昼一夜乎？勿盼来人，但占风信可耳。

四字帖辞武林诸亲友之招

去杭日久，形迹疏，此来正为遍候新禧，重温旧好。但可于登堂晋谒之际，一觐芝颜；命驾式庐之时，再聆麇海。至于折柬相招，开筵赐款，则无论尊辈、同侪，一概不能趋命。其故有四，请历陈之。此地名贤多居城内之西北，而荒邸则在极南，欲赴宠招，其患在远，一也；此来适值仲冬，昼促夜长，除去栉沐饮膳，为时无几，往返一度，计妨半日之工，欲赴宠招，其患在短，二也；此来为谒当事，而诸公刑清政简，无惠可叨，旅橐萧

然，不能日备肩舆之费，欲赴宠招，其患又在鲜，三也；生平与曲蘖无缘，贱量不胜蕉叶，此亲友所共知者。为饮一杯半杯之酒，而行十里二十里之遥，归来复有夜禁，非止得不胜失，亦且忧不偿欢。则是欲赴宠招，其患又在于险，四也。坐此远、短、鲜、险之四患，恐来简懒板散之多讥，是用预布拙忱，统辞荣召。惟先生长者鉴而宥之，幸甚！

复尤展成先后五札

水哉亭诗，如命和上。东村捧心，自矜为美，但不可令西家见耳。使乎猝至而坐待焉，弟无子建之才之美，而有其捷。方之七步，未甚晚也。

之 二

曲不成曲，席不成席，而使佳客一夜无眠，欠伸万状，是不得杯酒之娱，反受声音之厄矣。兹辱佳篇，谀词满纸，然细细体认，又非皮里春秋，岂周郎顾曲亦有误耶？不则以巾幗恕之耳。曷敢当，曷敢当。对使效颦，即假手呈政。疾行无善步，幸以恕歌

者恕之。

之 三

惠教《钧天》妙剧，读之气索小巫，真词林杰出之作。弟阅时贤剧稿不下百馀部，未尝见一元人，今始遇之。马东篱、高则诚诸君，居然尚在人世间也。君才十倍曹丕，奈何问道于盲？然既委校讎，不敢以“不敏”二字塞责，即当句栉字比，瑜中索瑕，以报台命。但愿先生之校拙稿，亦犹弟之不避斧钺，庶为相与有成耳。望之，囑之。

之 四

若辈声容，原无足取。昨又以炎威灼人，神气消沮，遂使无盐劣状和盘托出，不似前番之有拙可藏。先生聆惯仙乐，今忽睹此，不知如何作恶？其含饭不喷者，特以主人在座耳；乃反锡以瑶篇，作过情之誉，岂见诸公尔尔，亦复未能免俗耶？读之使听，无不泚颜，较夜来之挥汗如雨，似觉更甚。